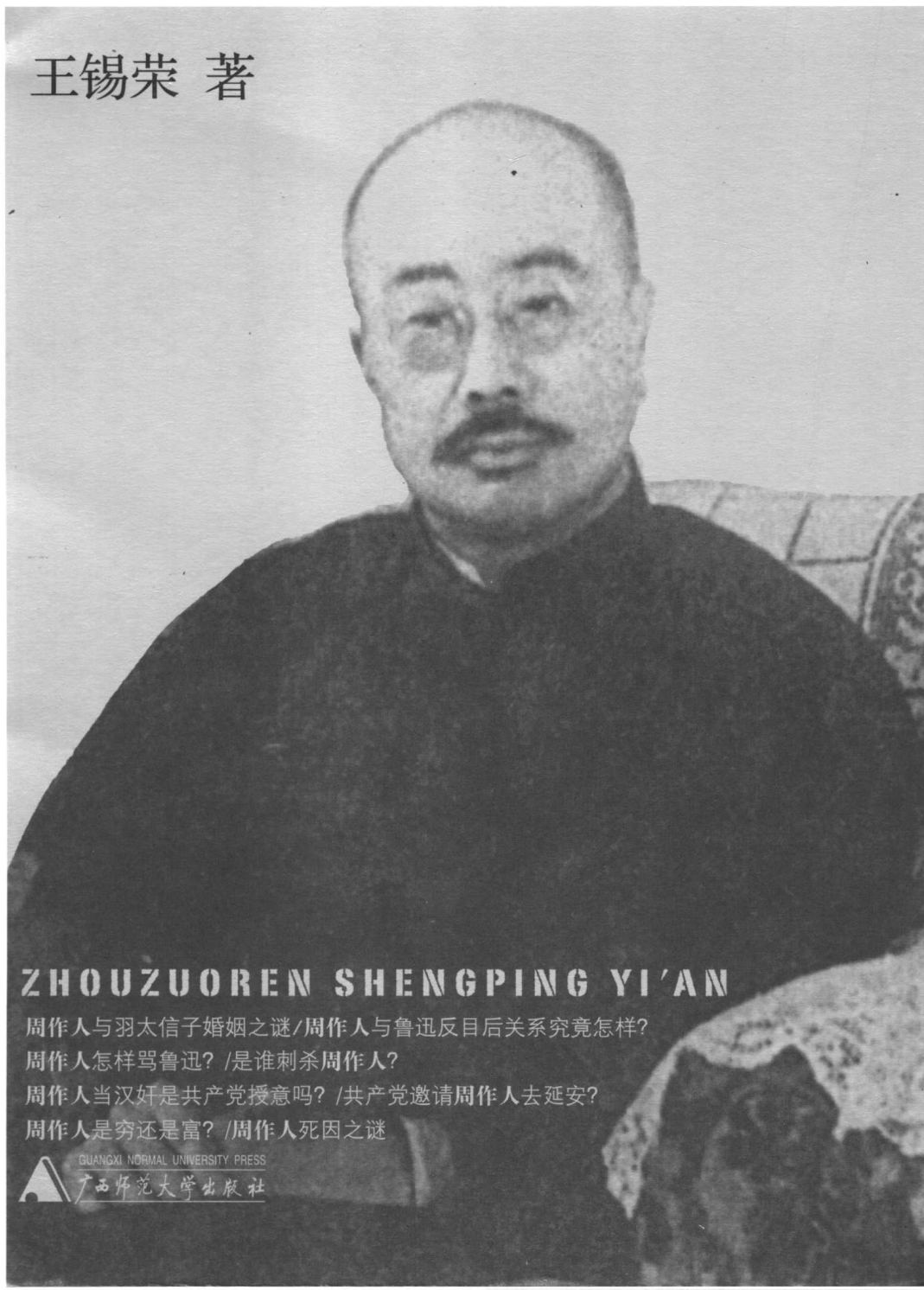


周作人生平疑案

王锡荣 著



ZHOUZUOREN SHENGPING YI'AN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姻之谜/周作人与鲁迅反目后关系究竟怎样？

周作人怎样骂鲁迅？/是谁刺杀周作人？

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党授意吗？/共产党邀请周作人去延安？

周作人是穷还是富？/周作人死因之谜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作人生平疑案

ZHOUZUOREN SHENGPING YI'AN

王锡荣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作人生平疑案/王锡荣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7

ISBN7-5633-5392-5

I. 周… II. 王… III. 周作人(1885~1967)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543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27.5 字数:376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册 定价:35.00 元

如果发现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王锡荣，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研究馆员，现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著作有：《鲁迅学发微》、《鲁迅画传》、《鲁迅生平疑案》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王锡荣先生自《鲁迅生平疑案》后推出的又一力作，它建基于大量文献资料之上，集结了有关周作人生平广为争议的话题，对这位20世纪文坛复杂人物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不可不读。书中所配图片多是首次面世，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目 录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姻之谜	1
周作人几乎不提自己的妻子	2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婚事	4
关于羽太家族	8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婚姻生活	10
周作人夫妇晚年关系如何?	13
出于臆测的争议:鲁迅先认识羽太信子?	20
周作人与鲁迅是怎样互用署名的?	24
鲁迅日记中的悬案:《异域文谭》	25
留学前后互用署名	26
留学归来继续合作	29
周作人与鲁迅反目后关系究竟怎样?	37
反目后两人精神上都很痛苦	37
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仍一起活动,并取同一立场	41

两人仍有某种联系	47
周作人对鲁迅的含沙射影,鲁迅对周作人更多出于关心的关注 ...	48
周作人“五十自寿诗”风波究竟是怎么回事?	53
知堂老人的打油诗	53
友人纷纷唱和	54
风波骤起:唇枪舌剑,众说纷纭	63
余波仍在	76
周作人与鲁迅怎样交锋?	78
关于“费厄泼赖”的论争	78
关于《青年必读书》	84
关于“牺牲”	87
关于小品文、性灵、方巾气及晚明文学	87
关于喝茶	97
关于幽默、说笑话	99
关于隐士问题	100
一场未实现的交锋	105
周作人怎样骂鲁迅?	108
毁其形象:“娶姨太太”、“多妻主义”说	109
污其人格:从“不诚实”、“言行不一致”入手	112
嘲其投机:“出卖灵魂”跟青年跑,说时髦话,“自轻自贱”	116
搅混水:“狗咬狗”、“拿同行出气”说	121
故唱反调、胡搅蛮缠:关于“刑天”、“康圣人”等	125
鲁迅逝后:表面认可,假意掩饰,暗中发泄	130
是谁刺杀周作人?	137
元旦早晨的刺客	137
谁是刺客?	139
“范旭新说”引起的争议	149
疑云仍在	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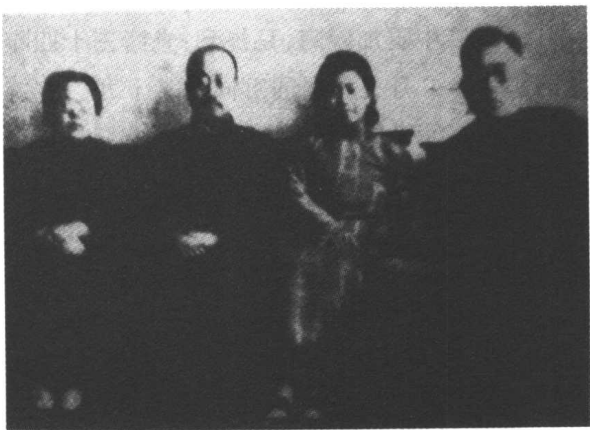
周作人当汉奸是共产党授意吗？	155
《文教资料》大爆惊人“内幕”	156
学术界表明态度：不可信	159
仍有争议	166
争论的余波	170
周作人落水经过	174
附录一：所谓“更生文化建设座谈会”	183
附录二：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声讨周作人宣言	188
附录三：关于周作人附敌	189
周作人担任了什么汉奸职务？	191
附录一：周作人所担任的伪职一览	202
附录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员及其组织机构负责人名单(1941年) ...	204
周作人当汉奸是积极还是消极？	206
周作人自称任伪职系消极应付	206
史料证实周作人积极参加汉奸活动	209
鼓吹“亚洲主义”，大造卖国有理舆论	214
从情绪看心境	217
失宠后仍然忠心不改	219
是谁把周作人赶下了台？	223
突如其来的“换马”	223
现有的几种说法	225
究竟是谁把周作人赶下台？	229
周作人与片冈铁兵的冲突是怎么回事？	234
法官的难题	234
片冈铁兵要“扫荡”“反动老作家”	236
周作人与沈启无的恩恩怨怨	238
周作人大举反击	241
周作人得胜班师	244

《中国的思想问题》究竟怎么读？	248
周作人当汉奸期间营救、帮助过什么人？	251
周作人觊觎鲁迅的藏书？	261
鲁迅藏书险被出售事件始末	262
周作人“护书”说真伪可辨	271
共产党邀请周作人去延安？	275
张莼芳和高炎：“邀请说”	275
于浩成等：“投奔说”	277
张、高说法的疑点	279
“投奔说”的可能性	282
南京国民政府怎样审判周作人？	286
入狱	286
初审	290
公审	293
初判	301
结局	306
附录一：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官起诉书	312
附录二：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判决	314
附录三：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	318
亲友们怎样营救周作人？	321
弟子“抚哭叛徒”	321
朋侪慷慨陈情	324
老友挺身作证	329
同学巧为辩护	337
“妻儿狂呼冤枉”	339
周作人判得并不算重	341
附录一：《周作人服务伪职之经过》（1946年6月18日）	344
附录二：王龙为周作人辩护书（1946年11月11日）	350

附录三:王龙为周作人补充辩护书(1946年11月13日)	353
毛泽东对周作人信作过批示吗?	354
唐弢的记述引起争议	354
倪墨炎公开质疑	356
也有人质疑倪墨炎	358
几个争议问题的推敲	360
可能的真相	366
周作人是穷还是富?	368
第一时期:分家以前(1923年以前)	369
第二时期:分家以后(1923年—1949年)	374
第三时期:解放以后(1949年—1967年)	384
周作人死因之谜	390
关于周作人死因的几种说法	390
现有说法的可能性辨析	392
后记	401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婚姻之谜

在 20 世纪中国的文人中,周作人可说是最富于悲剧性的人物。由于他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大起大落经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到民族的罪人,从提倡“人的文学”到鼓吹汉奸文化,并过早消失于文化界——使他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在他充当文化汉奸,替日本侵略者摇旗呐喊的动因中,他的太太——日本人羽太信子(1888—1962)——显然有着一定的作用。然而对于这位异国女性的来历,连周作人本人也极少提及,因而显得有些神秘。人们只能从家族、亲友的旁观中,略知皮毛。尤其是,她是怎样与周作人结合的?他们的婚姻究竟是否幸福?几乎所有亲友都没有正面谈到过这个问题。似乎以她那样缺乏教养的精神气质、歇斯底里的性格、刁蛮乖张的秉性,与温文尔雅、学富五车、内敛隐忍的周作人,却是一拍即合,而且直至终老,以至不惜与向所尊敬的大哥鲁迅反目而维护她的脸面,简直令人难以想像。



周作人与家人在一起。
左起:妻羽太信子、周作人、
女儿周静子、儿子周丰一(原
载《人间世》1934 年 4 月 5
日创刊号)

尤其是,鲁迅与周作人自小“兄弟怡怡”,最后却因为她而兄弟反目,其真正的原因,却至今是个疑案。更有甚者,还有人认为,羽太信子在认识周作人以前,先认识了鲁迅,并且两人关系密切,周作人到日本后才转与周作人相恋。鲁迅的母亲也正是因为听到鲁迅在日本已有妻室而急逼鲁迅回国成婚。这些传闻给鲁迅、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关系罩上了更多的迷雾,令人越发好奇。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研究界却很少有人直面这一疑问,很大原因是因为缺乏第一手资料,但客观上更给人讳莫如深的感觉。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问题的症结在于,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婚姻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更多人希望了解的。但遗憾的是,作为第一的、也是唯一的证人——

周作人几乎不提自己的妻子

关于她,周作人在自己的各种文字中,只提到过一些生活细节。至于怎样与她相识相恋,竟终生没有言及。他一生写日记大致没有停过,本来从日记中应该可以找到很多详细记载,可偏偏从1906年到1911年这六年却没有日记保存。按周作人自己说,是这六年没有写日记^[1]。在他自己的《周作人自述》中,只有一句:

一九〇九年娶于东京,有子一女二。^[2]

在他自己编订的《知堂年谱大要》中更加隐晦,只提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戊申四月:“移居西片町……十二月又移居同町同番ノ十九”,宣统二年(1910)庚戌十二月:“移居麻布森元町”,根本不提娶妻一节。只在晚年写的《补遗》中补记:“宣统元年己酉与羽太信子结婚,信子一八八八年七月生。一九六二年四月卒,年七十四。”

甚至在晚年所写的《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也完全不提他与羽太信子的恋爱、结婚经过,只是在《八九 俳谐》一节中引当时写的一段文字隐晦曲折地把信子带了出来。他这样写道:“庚戌秋日,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媼早出,往大隅川钓鱼。”^[3]提到“内人”,就把羽太信子附带提了一下,算是作了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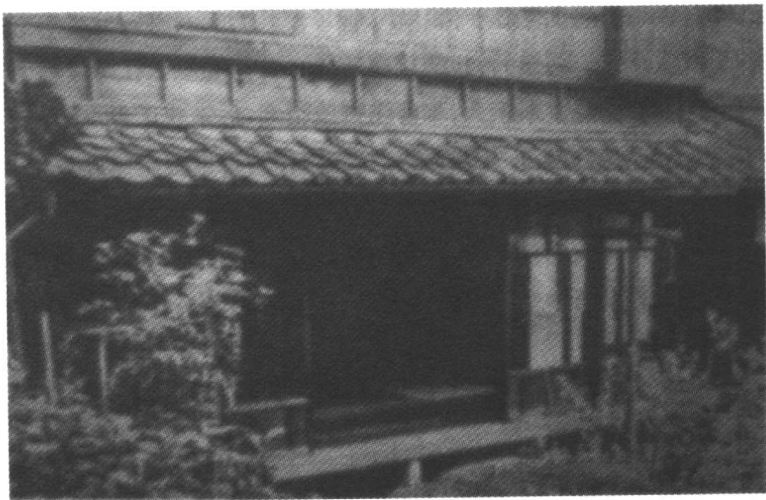
至于后人写的传记中,也多数语焉不详。如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就直言道:

1909 年大约 8 月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对于周作人的“终身大事”,可惜我们仅能郑重地写上这一句。喜欢谈论自己的周作人,对自己的婚姻,却没有留下一个字;我们也不便多所臆测,只能暂付阙如。^[4]

这大概是后人对于此事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方式了。比他更详细一点的,就只有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了。其中提到:

1908 年 4 月 8 日(阴历三月初八):

由“中越馆”迁居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 7 号。在这里周作人结识了来作女佣的羽太信子。^[5]



西片町“伍舍”,周作人在这里结识了来作女佣的羽太信子。

1909 年 3 月 18 日(阴历二月二十七日):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在日本登记结婚。羽太信子 1888 年生,原籍在东京,父亲石之助是一个染房工匠,曾在大仓组(建筑公所)工作。他入赘于羽太家。母亲羽太近,士人出身。羽太信子兄妹共五人,羽太信子为长女,二妹千代和五弟福均夭逝,三弟重

久和四妹芳子,后曾随信子来中国。由于家境贫困,羽太信子没有读过多少书,很小时就被送到东京一个低级酒馆去当酌妇。^[6]

这里的“五弟福”应为“五妹福子”。这个结婚的准确日期,是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先生从东京警方的档案资料中查到的。那里有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登记的记载^[7]。以前有的书上说两人1909年6月或8、9月结婚,都是不准确的。

但此外就再没有更多资料可以说明他们俩结婚的相关情况了。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婚事

根据俞芳的记述,当鲁迅、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得知周作人将要与羽太信子结婚的消息后,她只是默默地承受着。她后来对人说:对于鲁迅和朱安婚姻的不幸福,“看到他们这样,我也很苦恼,所以二先生、三先生(指周作人、周建人——引者)的婚事,我就不管了。”^[8]她后来对人说:“对于这桩婚事,亲戚本家中,有说好的,也有不赞成的。因为这在绍兴是新鲜事,免不了人家有议论。我想只要孩子们自己喜欢,我就安心了。”^[9]

这样,周作人与异国女子羽太信子的结合,完全没有受到阻碍,而进行得异常顺利,就在东京的警察机关登记后,简简单单地结婚了。似乎连婚礼都没人记得。对于他们的婚事,周边的知情者也从没有人提及具体情况。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和现象作些推演。

在鲁迅等五人决定合租夏目漱石搬走后空出来的那座大房子的时候,就决定了必须找一个下女。因为房东不住在这里,没人打理杂务。五个大男人,都是不擅家务的。于是通过房东或别的什么人介绍了刚刚20岁的羽太信子来这里做杂务。羽太信子是一个相貌极普通的日本女子,身材不高,圆圆的脸庞,小小的眼睛,结实的身子,干活勤快,性格热烈、爽朗。由于经常与陌生人打交道,所以见人一点儿也不害羞。信子与五个大男人接触并不太多,只管做自己的杂务,两下倒也相处得很融洽。那时,中国留学生多了起来,他们大多家境还不错,或者有官费,不愁生计,因此,常有娶日本女子为妻的。日本女子也不讨厌中国男子。在这五个中国人中,信子与

周作人年龄最相近。而且,周作人性格内向,见了女孩子有些不知所措。信子觉得这个年龄小的最有趣,就喜欢跟他搭话。信子是个自来熟,没几天,就与周作人混熟了。周作人习惯于被人照顾,信子便有意无意地给予他更多的照料,作人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但后来也就习惯了。慢慢地,两人开始有了一些想避开其他人的话,但其他人也早看在眼里。于是某一天,不知是谁先挑破了话头,或者是羽太家的老人出面,与鲁迅兄弟谈了谈(大哥的意见是必须征询的,长兄为父嘛。鲁迅鉴于自己的命运,当然不会反对弟弟婚姻自主),事情便明朗化了。

自从有了信子,周作人慢慢变得懒散了。本来除了看书写字,他就对别的事不太感兴趣,现在有了信子,他对看书写字也时常有点心不在焉了。鲁迅见了,心中暗恼。他急于通过翻译和著述,改变国民的精神,唤起民众,争取民族解放,强国强种,满心指望弟弟助他一臂之力,可这不争气的家伙却耽于恋爱,全然忘记了自己的使命。有一次,竟公然拒绝合作,鲁迅情急之下,便不禁饱以老拳。这就是周作人自己所记载的那次鲁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打他。



青年周作人

但打虽打了,过后却是更多的谦让和关爱。鲁迅知道,不能勉强弟弟,他也分明地感觉到了,就连亲弟弟,也不可能跟自己想的一样、过一样的生活。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宏图,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绝境。这可能也是鲁迅回国的动因之一。

以上只是我根据各种资料的推测。但在周作人自己的叙述中也是可以找到一些痕迹的。而1909年3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登记结婚是否即意

味着同居,婚礼是什么时候、怎样举行的,是按照日本习俗还是绍兴习俗,这些却都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婚礼当然是举行过的。但在日本举行婚礼不可能按绍兴习俗,那一大套旧式婚礼的排场和礼器根本无法具备。但按照日本习俗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因为那也是要很大排场和花费的。只有大户人家才搞大排场,按照他们两人的身份和景况,婚礼可能是简单的,也可能是一种比较简化的西式婚礼。按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他当时似乎还跟鲁迅一起住在西片町丙字19号。许寿裳也说:伍舍退租后,“……鲁迅就在西片町觅得一所小小的赁屋,预备我们三人暂时同住,我离去之后,则他们兄弟二人同住。”^[10]许寿裳是这年4月回国的^[11],则可见周作人登记结婚至少一个月后仍跟鲁迅住在一起。这表明,或者婚礼很简单,而婚后并没有同住(这总令人奇怪),或者他们把“结婚登记”看作只是法律程序,这时还没有举行婚礼,所以还不算正式结婚,因此也就不能同居。中国人持这种观念的很多,直到上世纪末还有。而且,还有一个细节,也可以作为这一推测的证据:许寿裳这样回忆这件事:他将回国,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指周作人——引者)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12]从时间上说,这时已在周作人、羽太信子登记结婚之后,可是鲁迅却说起孟“将结婚”,这就是说,还没有结婚。如果这段对话确实在作人、信子登记结婚之后,那就表示,他们都不把登记视为正式结婚,要举行了婚礼才算正式结婚。周作人自己的记载是“十二月又移居同町同番ノ十九”,显然这已是两个人的世界了,甚至还似乎暗示了正式结婚的意思。

弟弟的结婚,决定了经济负担的全面加重,鲁迅知道,自己必须工作。因为文章还不能变米肉。所以,周作人一结婚,虽然一时还没有分开住,但对他已不能指望什么了。鲁迅已开始考虑,是否要放弃自己的留学和文学运动计划,来为弟弟创造一些物质条件。两本《域外小说集》的失败,促使他不得不提前放弃计划,匆匆地回国了。

鲁迅一走,周作人必须独自担负起家长的责任。一切事情都必须由他来出面和决定。他感到了生活的压力。他说:那时“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后来,“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他说的是学习日语,也包括学习生活。

但其实,看来周作人并没有真的花很多工夫去学习生活。有鲁迅为他提供经济来源,有羽太信子照料他的生活,他的生活甚至比鲁迅在时还要悠闲。因为没有了压力,不用辛苦翻译。从这时到1911年回国为止,他主要只写了一些短论,而且多数发表在国内的绍兴。而从他1910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我们了解到,他在日本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他在文中记述,有一天,他和妻子、内弟羽太重久还有一个姓保坂的保姆(这时已用上了保姆!)一同前往大隅川钓鱼,途中遇雨,便折归。虽然淋了雨,但情调是很优雅、闲适的。^[13]

两人在“波之十九号”住了整整一年以后,庚戌(1910)十二月又“移居麻布森元町”(如果他写的是阴历,则公历已是1911年初了)。因为西片町“是知识阶级聚居之处;吕之七号以前夏目漱石曾经住过;东边邻居则是幸田露伴,波之十九号的房东乃是顺天堂医院的院长佐藤进”,房租也比较贵。这对他们来说,不免负担过重。而森元町则房屋比较简陋,房租也比西片町便宜将近一半。周作人把西片町比作二等车厢,而森元町则好比三等车厢,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间隔,也随便地谈话,但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掺杂其间,经常听闻的是右邻的裱糊匠之女的浪漫、赤羽桥边理发师的精神病之类,总之环境嘈杂多了。^[14]



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羽太重久

他与信子在麻布森元町住了大半年,不但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中,而且完全融入了日本人的生活圈,甚至乐不思蜀了。他在鲁迅再三催促之下回国之后,不久写了一首诗,其中道:“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旧梦不可追,但令心暗伤。”^[15]在无奈回国以后,还常常回忆起在日本的这段美好时日,竟然产生了这种“宗邦为疏,而异地为亲”的变态心理,这为他以后的附逆落水埋下了祸根。

关于羽太家族

羽太信子出身于一个最普通的下层日本人家庭。生活比较困窘,所以,作为长女的信子才不得不从小就充当“酌妇”。

父亲羽太石之助是一个普通的工匠,他人赘于羽太家,说明他家的经济状况可能更糟。他死于1941年。相比之下,母亲羽太近的土人出身,可能倒使信子染上了些许贵族气。当时,羽太家还有祖母在世,后死于1913年。

羽太信子兄妹共五人,除长女羽太信子外,二妹千代约生于1890年左右,早夭。

三弟重久生于1893年,1911年羽太信子随周作人回到中国后,第二年5月,当鲁迅前往北京教育部工作的时候,羽太信子正巧将要分娩,重久就和四妹芳子一起,到绍兴去照料信子。后来就回到日本。1914年4月,重久给在北京的鲁迅寄来明信片,告知自己已加入日本军队,进了市川炮兵第十六联队第四中队。随后家里就来信,要求鲁迅给以资助。鲁迅即于次日寄去银元15元,给他在军队中用。^[16]之后,重久就经常与鲁迅通信了。但到7月,不知为什么,他就退役,回到了东京。随后就又来到了中国,住在绍兴周家。1915年他又回到东京,住在浅草,又给鲁迅来信寻求资助,鲁迅又寄以10元。1916年3月又寄去5元。1917年2月又寄去5元。这中间,他在中日间来来往往,也时常有信给鲁迅,通报情况。1919年,鲁迅在北京买了八道湾的房屋,6月间,周作人特地到东京去迎接家属前来,羽太重久也随信子及周作人的三个孩子,跟着周作人一同来到北京。之后,他就经常与鲁迅在一起出入北京的一些场合了。1920年6月,周建人的儿子沛(即丰二)因肺炎住进同仁医院,重久也陪伴在侧。有一次沛病急,重久还半夜里跑来向鲁迅报信,很是尽力。他的态度似乎与信子、芳子不一样,与鲁迅似较接近。即使在鲁迅与周作人反目后,也仍经常来看鲁迅。1924年6月,鲁迅回八道湾取书,周作人夫妇竟对鲁迅大打出手,还打电话把羽太重久等人找来作见证。后来也未见重久有对鲁迅不敬的言谈。鲁迅有时也还时常接济他。鲁迅后来在《日记》中常以“重久”或“H”称之。直到鲁迅到了上海,他还时有信来。似乎他对姐姐的一些行为并不很赞同。